

商君書 尸子

商 鞅 著

尸 佼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諸子百家叢書



B226.2/3

諸子百家叢書

尸 商 君 子 書

舊題商鞅著

尸 佼著
汪 繼 培 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75145

諸子百家叢書

商君書

商鞅著

尸子

尸佼著 汪繼培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印刷七廠一分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2.625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7000

ISBN 7-5325-0608-8

B·43 定價: 1.30 元

出版說明

先秦兩漢魏晉的「諸子百家」之書，是中華傳統學術思想的一個源頭，各家所表達的思想理論，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其中不少著作，又被公認是優秀的散文作品，千百年傳頌不絕。現為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特選二十種，即：一、《老子》（魏王弼注、唐陸德明音義）；二、《莊子》（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三、《管子》（唐房玄齡注、明劉績增注）；四、《列子》（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五、《墨子》（清畢沅校）；六、《荀子》（唐楊倞注、清盧文弨、謝墉校）；七、《尸子》（清汪繼培輯）；八、《孫子》（宋吉天保集十家注、鄭友賢撰十家注遺說、清孫星衍等校）；九、《孔子集語》（清孫星衍纂輯）；十、《晏子春秋》（清孫星衍校並撰音義、黃以周撰校勘記）；十一、《呂氏春秋》（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十二、《賈誼新書》（清盧文弨校）；十三、《春秋繁露》（清趙曦明等據盧文弨校本等重校）；十四、《揚子法言》（晉李軌注、宋闕名音義）；十五、《文子續義》（元杜道堅續義）；十六、《商君書》（清嚴萬里校）；十七、《韓非子》（宋闕名注、清顧廣圻識誤）；十八、《淮南子》（漢高誘注、清莊達吉校）；十九、《文中子中說》（宋王逸注）；二十、《山海經》（晉郭璞傳、清畢

讀。
沉校），以校刻精善的浙江書局本為底本，正文加上斷句，分冊影印出版，以便選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商
君
書

目 録

商君書新校正序(嚴萬里).....	一	戰法.....	一七
商君書總目.....	二	立本.....	一七
第一卷.....		兵守.....	一七
更法.....	三	斬令.....	一八
墾令.....	四	修權.....	一九
農戰.....	六	第四卷.....	
去彊.....	八	徠民.....	二〇
第二卷.....		刑約(亡).....	
說民.....	一〇	賞刑.....	二二
算地.....	一一	畫策.....	二四
開塞.....	一三	第五卷.....	
第三卷.....		境內.....	二六
壹言.....	一五	弱民.....	二七
錯法.....	一六	□□(亡).....	

外内……………二八

君臣……………二九

禁使……………二九

慎法……………三〇

定分……………三一

商君書附考……………三三

商君書新校正序

西吳嚴萬里叔卿撰

商君書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二。實二十四篇。舊刻多舛誤不可讀。余參稽眾本。又旁搜羣籍。勘正其紕繆而疑其不可攷者。然後爲馬蹄魚十去三四。乃繕寫一編。歸諸插架。序之曰。太史公爲鞅傳。載鞅始見季公。語未合。鞅曰。吾說公曰帝道。其志不開悟。又說曰王道。尚未入。侶鞅亦明於帝王之道。不得已而重自貶損。出於任法之說者。及觀所爲商君書。而知鞅實帝王之罪人。吾不知其始見而不再用者。作何等語也。夫天之生一治一亂。治之極。則生亂。亂之極。則思治。帝王者。所已撥亂世反之治。豈別有迂濶久遠。不近情之道哉。亦惟是救民於水火。與天下更始而已。是故輕刑罰。薄稅歛。使四民各安其業。于是爲之興禮樂。崇詩書。涵育於善化。脩其孝弟誠信。養其貞廉。相與宅乎仁而出乎義。蓋拯其所苦。予其所樂。而人心歸之。天命歸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其事不同。其道一也。由是者治。反是者亂。故曰學帝不成者王。學王不成者霸。學霸不成者

亡。蓋自力服人。力竭而變生。曰惠服人。惠成而化盛。帝王之道。順人之性而相與安之。故能享國久長。而天下食其福也。今鞅之書曰。王者刑九賞一。又曰。六蠹者禮樂。書脩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國有十二者。必貧至削。於虐是直與帝王之道。爲寇讎而已矣。彼不計勢之必窮。而紐於說之易售。其處心積慮。偏枯其法之必行。束縛之馳驟。之招之曰。告誅羅之曰。連坐。壺之曰。農織。曰。坐收其富強之寶。而不顧元氣盡削。胥秦人已化爲虎狼。而孝公不悟也。數傳至始皇。蓋不悟也。席其成業。遂能鞭撻九有。橫噬六合。于是山東成卒。揭竿一呼。而秦瓦解矣。向使鞅能堅持其帝王之道。將不見用。而其效或不加任法之速。而秦久安長治矣。然而鞅安知所謂帝王之道也。僞也。彼不過假迂遠悠謬之說。姑嘗試之。而因曰。申其任法之說。而詎知亡其身。已亡人國乎。夫帝王之道。無近功亦無流弊。故君子斷不舍此而取彼也。或曰。審若是。豈過絕其說。而顧校正之可乎。曰。是書自漢志已來。著錄久矣。但使後之君若臣。讀是書者。談虎色變。則鞅之毒輪於秦。而功及於後

世爲不少矣。夫荀卿明王道。一傳至李斯。而焚書坑儒。商鞅語帝王。再不用於秦公。而激法亂紀。則夫士之抗言高論。或不幸而見用於世。吾焉保其末路之不至斯極也。又誰得盡廢其書哉。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仲冬月吉書。

商君書總目

第一卷

更法第一

墾令第二

農戰第三

去彊第四

第二卷

說民第五

莫地第六

開塞第七

第三卷

壹言第八

錯法第九

戰法第十

立本第十一

兵守第十二

勒令第十三

修權第十四

第四卷

徠民第十五

刑約第十六

賞刑第十七

畫策第十八

第五卷

竟內第十九

弱民第二十

第二十一

篇八

外內第二十二

君臣第二十三

禁使第二十四

頓法第二十五

定分第二十六

案隋唐志及唐代註釋家徵引。然作商君書。不曰商子。今復其舊稱。又其篇帙。漢志二十九篇。讀書志。今亡者三篇。書錄解題。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是宋本實二十六。二十七篇。余得元鑄本。始更注。止定分。為篇二十六。中間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實二十四篇。與今所行范欽本正同。後又得秦四麟本。頗能是正謬誤。最為善本。其篇次亦同。因以知宋無鑄本。或有之而流傳不廣。故元時已有所公失也。舊本缺總目。范本有。今遂錄為一篇。冠諸卷首云。叔卿書。

商君書卷第一

西吳嚴萬里叔卿校本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秦本范本無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銷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呂治。更禮。呂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史記作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史記作則見非元本同秦本范本作必見非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驚於民。元本驚作疑。史記同。索隱引作必見。於人今據改。唐進太宗諱。故更民作人。秦本范本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舊本無而字。成下有法曰。論至愚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呂愛民也。禮者。所呂便事也。是呂聖人苟可呂疆國。不法其故。苟可呂利民。不循其禮。舊本作於禮與文。說不合今據上文及史記改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吏禮已教民。臣恐

天下之議君。顧執察之。公孫鞅曰。予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元本及史記李善注。學耆溺於選東京賦引。然作故俗。學者居官所聞。此兩者。所居居官而守法。史記作此。此兩者居官改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也。字。三代不同禮而王。舊作同。道史記作同。禮案此篇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禮法然舉作道。此今改正。而字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京賦引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無而字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已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元本范本古史記作不。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諸本及史記法古今據秦本。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諸本及史記司馬貞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元本作殷夏史記同秦本范本作商夏又史記無之滅也。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必足是也。史記作反古者不可。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僻。曲學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

聖令第二

懲焉。拘世已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聖草令。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范本作不敗。而農不改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本一作下。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范本諸本有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會口眾者。敗農者也。則曰其會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會。民無所於會。則必費。費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稼穡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稼穡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

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情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秦本范本作無。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情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不能喜酣醜。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善酣醜。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閤。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秦本范本作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豈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曰世使之。又高其解令。令有前官食幣。不可曰辟役。而

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秦本范本作自給。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秦本作匿。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放。民不放則業不敗。官屬少微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已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廩與徒行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費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

節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節。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壅矣。令送糧無收儲。無得反庸。車牛與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不敗。則草必壅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饒倉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枝。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壅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曰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曰農戰。而曰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曰得顯。下可曰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曰避農戰。其備國之危也。民曰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眾。不淫於言。則民樸。民樸。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

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曰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應私。所曰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應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曰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曰求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曰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曰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曰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來乘枉木也。乘本一作愈不冀矣。二者不可曰得遷。則我勇得無下動。取貨。曰事上而曰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曰會親。爲上忘生而戰。曰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曰避農戰。民曰此爲教。則粟勇得無少。而兵勇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偷營。秦本作則國力搏。案搏古左傳若琴瑟之搏。一呂氏春秋不收則不搏。注入不專一也。史記田齊世家。搏三國之兵。注振頓也。秦本。范本作搏。搏形近致。國力搏者。綱。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

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字疑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呂適主心，是呂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當有脫文，如此，則民務勇得無多，而地勇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曰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貪。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呂難攻，呂難攻者必興，好辯者呂易攻，呂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秦本范本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移相易也。是呂其君情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會者眾，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蚰蝻，春生秋

外，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螟螣蚰蝻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吏，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呂反之之術也。秦本范本少一之字，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故諸侯挽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范本上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呂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呂賞罰進也。壹則可呂外用也。夫民之親上，外制也。呂其旦釋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土事君之可呂尊身也。商賈之可呂富家也，技藝之足呂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范本作避農戰，不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秦本范本博作搏，與前作是呂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彊作壹十歲者百歲，彊作壹百歲者千歲，彊作千歲，彊者王。君簡賞罰，呂輔壹教，是呂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

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外。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疆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疆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慮可已。去而王可致也。是已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疆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秦本范本作章無用。說今依元本。主好其辭。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已。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眾黨與說議於國紛紛。易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眾。眾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己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故也。夫國庸民己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已。疆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疆第四

已疆去疆者弱。已弱去疆者疆。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

貧治。日重富。重富者疆。國貧而富治。日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疆事與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十物者。削戰事。兵用日疆。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強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范本無日美句。好上有玩字。行下有闕文三字。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己治法者疆。己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范本治者。治法去。說治大。國小。治小。國大。疆之重。削弱之重。疆夫已疆攻疆者亡。己弱攻疆者王。秦本范本作攻。國疆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強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強官必疆。舉榮任功曰疆。榮字疑誤。強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己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己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已難攻。國好

言曰呂易攻國呂難攻者起一得十呂易攻者出十匹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外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外上與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舊本此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十八國無字與下新合篇語同而文說未全今從秦本刪去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凶怯民使呂刑必勇勇民使呂賞則外怯民勇勇呂外國無敵者彊彊必王貧者使呂刑則富富者使呂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彊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壹一歲十歲彊作壹十歲百歲彊作壹百歲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威呂一取十呂恃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彊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彊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彊案九當作五下款民篇曰日治者王呂夜治者彊呂宿治者削舉民眾口數生者著外者削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彊舉民眾呂下一切舊本甚多呂刑去刑國治呂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惠惠生於

力舉力呂成勇戰戰呂成知謀金生而粟外粟外而金生案本作業生而金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凶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外倉府兩虛國弱舊本燕國弱及倉府兩實案舊慎丹銘則錄文集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呂言說取倉者之數利民之數此句馬牛芻蕘之數欲彊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彊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國而國富者王

商君書卷第一

總校余肇鈞分校孫詒綸同校